

武侠精品系列

血染枫红

1

公孙梦作品集



罗著

血染枫红

(五)

蓝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染枫红/公孙梦著. —北京:蓝天出版社, 1998. 1

(武侠传奇系列)

ISBN 7-80081-684-2

I. 血… II. 公… III. 长篇小说: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8261 号

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兴路 14 号)

(邮政编码:100843)

电话:66984244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5 印张 400 千字

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-80081-684-2/I·106 定价:(上中下)25.80 元

目 录

第 一 回	一副对联	(1)
第 二 回	天 香 楼	(24)
第 三 回	红衣少女	(52)
第 四 回	逃之夭夭	(78)
第 五 回	凤 求 凰	(108)
第 六 回	石破天惊	(138)
第 七 回	一龙双娇	(165)
第 八 回	姑 奶 奶	(192)

第 九 回	白衣女郎	(237)
第 十 回	黄山奇遇	(288)
第 十 一 回	绿肥红瘦	(316)
第 十 二 回	汤 姑 娘	(349)
第 十 三 回	众侠女失踪	(374)
第 十 四 回	我不下地狱还有谁	(409)
第 十 五 回	华山受奇辱	(443)
第 十 六 回	天竺魔哨	(475)
第 十 七 回	五个叶片动地天	(502)
第 十 八 回	破解帛中机密	(535)
第 十 九 回	遭 伏	(569)
第 二 十 回	他拉她并肩而去	(598)
第二十一回	正邪决胜	(629)
第二十二回	玉神龙显威	(663)
第二十三回	对联中的秘籍	(688)

第十六回 天竺魔哨

田秀秀突然道：“还有衣物用品呢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”

于是众人又回去收拾衣物，旁观人众仍不离开，直目送他们出了石坊，方自散去。

施永浩对陶森道：“华山气数已尽，我二人须早作打算，不必陪着云刚殉葬，方能保得华山一线血脉。”

陶森道：“小弟也作如此想，云刚昏庸无能，刚愎自用，华山派必断送在他手上。明日我二人不必抢先动手，见机行事，若大事不好，冲出逃走，投奔侠义会。”

二人商妥，回去准备不提。

华山派与无名岛人决斗的地点并不在住地，是在离住地五十多丈的下方，那里有一块斜平的山岩，有二十来丈宽，十多丈长，石岩上并无大树，是华山弟子平日练功之地。

双方相约定在辰时末巳时初，一早，华山弟子簇拥着掌门惊魂剑云刚，以及少林罗汉堂首座广济大师、十八罗汉，峨眉静因师太、俗家师弟章飞鸣及一千僧俗弟子，还有投奔而来的一些武林豪客，来到这天然练功场。场子四周都长着松柏，一千人众便分散在树下等待无名岛天下第

一庄的贵客光临。

冲霄剑施永浩、游龙剑陶森，两人带着弟子杨震山自在一处。

时间看看已到，却不见无名岛的人上山来。华山门下众弟子便纷纷议论开了。

有的故意大声说出，以讨好掌门。

“无名岛的人不敢来了，这些人只敢在江湖中充充好汉，到我华山派来撒野，呸！没门！”

“可笑他们自称天下第一庄，我看是天下最末庄！”

“恩师今日亲自出马，他们还会不自量？”

云刚不出声，也不加以制止，不知他心中作何想。

忽然，一声尖哨响起，刺众人耳鼓，像一支利箭，直刺得耳鼓中生痛，而且越来越痛，华山诸人中有人叫出了声，有的跪了下来，两手捂住耳朵痛苦不堪。

尖哨声不知来自哪儿，似乎越来越响，受不了的人越来越多，哀嚎惨叫声顿时一片。

一声禅偈响起：“阿弥陀佛！天竺魔哨，众位檀越及时行功抗拒！千万小心！”

这是广济大师的声音。

魔哨陡起，使人猝不及防，着了道儿，待广济大师提醒，才如暮鼓晨钟醒悟过来，急忙坐下行功。可是，功力深的还能抗拒一时，功力浅的，就毫无办法可言。

广济大师见诸多人处于苦痛之中，时间一久，必然七窍流血而死。自己虽无把握，但总不能见死不救。他深知

发这魔音的人，功力深厚，自己未必能制得住他，只有孤注一掷了。

于是，他提聚功力，又发出一声缓缓的禅偈：“南一无一阿一弥……”

广济大师禅偈发出，似乎减轻了许多人的痛苦，但是并未将天竺魔哨压制下去。

广济大师每吐一个字，都是吃力非常，似乎越到后来就越费劲。

此时他已将“陀”字念完，只剩最后一个“佛”字了。他正待将平生功力，聚集在一个“佛”字予以一拼，另一声禅偈恰好及时而起，使他不必要耗尽功力衰竭而亡。

“阿一弥一”这是峨眉静因师太眼见广济大师要倾全力一拼，赶紧拼出全身功力一搏，以挽救广济大师。

可是，静因师太也长久不了，那天竺魔哨依然保持强音，丝毫未有减弱之象。

静因师太念至陀字时，已经不能保持同等功力。

这种时候，只有功力深厚的人才能相帮，发出长啸对抗魔哨。

有这种能力的只有华山三剑和客人中少数几位。

施永浩、陶森见师兄云刚毫无出声救援的样子，不能再作壁上观。

“啊——”施永浩立即发出一声长啸，刚好接替了静因师太。

静因师太急忙行功，调整内息。

若是无人发出长啸抵抗哨音，静因师太因损耗内力太多，抗不住哨音侵袭，便会受伤而亡。广济大师情形也是如此。

施永浩的长啸也到了头的时候，陶森已提气运功，准备发出长啸接替。

蓦地，不知从何处，似远非远，似近非近，响起了一阵清朗悦耳的诵诗声。

自古逢秋悲寂寥，
我言秋日胜春朝。
晴空一鹤排云上，
便引诗情到碧霄。

此时已逢秋，吟者并无悲秋的惆怅哀惋，却将秋意咏吟得雄浑壮美，何等激扬！

这诵读声字眼吐得清楚，漫声吟唱，每两字必拖一长声，最后三字连续，最后一字拖长声。

说来奇怪，这诵读声直送入每人耳鼓，听起来竟是这样的舒服，这样的流畅，天竺魔哨的刺人脑室的锐声却减弱了，渐渐地，渐渐地没有了，消失了。

众人方始喘过一口气，人人遍体大汗，概无例外。

广济大师叹口气：“阿弥陀佛，是哪位高人救了这一劫？”

静因师太小声道：“这魔头好不厉害，幸得高人及时出

现，要不，今天就算完了。”

云刚满头是汗，也耗去不少功力，这会儿正忙着拭汗呢。

正当大家缓过一口气的时候，练功场下的小径上，忽然出现了二十多人，就像从土底下钻出来的一样。

他们井然有序，鱼贯而上。

看他们举步从容，佝腰爬坡，但是一眨眼功夫，这二十多人已在练功场上站好。

一个身穿黑衣的矮小老头，走至练功场上，也不抱拳也不行礼，阴沉沉开口说道：

“谁是华山派掌门，出来！”

话语简短，就像喝斥一个家奴。

这难道是对鼎鼎大名的华山派掌门说话？

华山掌门本就眼高于顶，盛气凌人。

但是，这世上竟有比他还傲还横的人，真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了。

云刚勃然大怒，有生以来，谁敢对他如此说话？正待跳起来，却见大徒弟许天华出阵了。他不由满心欢喜，这徒儿他没看错，由他出面更好，言词上定然吃不了亏，以免自己被人一喝就出来，岂不太失体面。

许天华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大步走到场中一站，提足中气，大声道：“华山派掌门座下首徒许天华——”顿了一顿。

啧、啧！不愧华山首徒，未来接掌华山门户之人，气

度毕竟不凡，一开口就有气派，毫不畏惧令人谈虎色变的无名岛人。

华山众弟子中，一些人准备待他一报完大号，就要替他喝彩助威。丁申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当然，也少不了吴霜玉、顾艳红、魏山。

“……座下首徒许天华，参见天下第一庄上官老爷子！”

真是一语惊人！

耳朵被魔哨弄得出毛病了，该是听错了吧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别忙，精彩的还在后头呢。

只听上官老爷高哼了一声：“人呢？”

许天华一抬手。

接着魏山大步走到场中，所说的话和许天华一模一样，只是名字不同。

“……魏山参见上官老爷子。”

“……”

华山弟子中，竟走出了二十多人。

曾参加护镖的女弟子，只有张青莲去了。

无名岛这一手令人叫绝。

华山掌门人云刚愣得两眼发直，脑中空空如也。

上官侯又哼一声：“你说！”

许天华应道：“是！”然后转过身，朝云刚所坐方位行了一礼，开口言道：“师傅及各位师弟妹，天华此举，实为的是华山派。天下第一庄武功卓绝，无人能敌，这个不需

天华多说，刚才一阵哨音，大家就抵抗不住，就是证明。连闻名天下，实力地位都绝不弱于华山派的天下第一堡，也承认自己不如，今日少堡主铁扇书生甘遥也在此地，当知天华所言不虚。华山派若不识时务，不顺大流，只会像黄山、九华还有一些大帮会一般，落得个玉石俱焚。故只要华山派承认天下第一庄为宗主，华山派仍然独树一帜。这宗主也就同武林盟主一般，又有何不可呢？但师傅你老人家却不管天下世事如何，一味地要强出头与天下第一庄作对，不是弟子斗胆编排你老人家。请师傅想想，华山派镇山秘技流云剑法，只有你老人家一人会使，自弟子以下以及两位师叔都只会流云剑法中较次的招数，莫非就用这些招数来对抗天下第一庄么？这岂不是以卵击石？天华身为华山首徒，原先以为自己确也很了不起，师傅老人家不是时时夸奖天华么？华山诸弟子，不是都由天华代师授艺么？可是，弟子参加九龙镖局护镖，太湖边一试身手，连魔教的一名弟子也打不过，天华如此，各位师弟还有能超过天华的么？所以，天华思来想去，蒙甘少堡主引荐，见识了天下第一庄的神功，方知天华所学，不过三流四流而已。师傅，各位师弟，天华所说不不对么？请三思而后行，免得悔之不及。天华本该向师傅进此忠言的，哪知师傅口气过于托大，天华屡经试探，均不敢出口。天华言尽于此，是死是活，由各位自择了。”

他这一篇滔滔宏论，说得未降的门人弟子以及云刚、施永浩、陶森目瞪口呆。

他说的起码一部分是对的，武功实力的确如此。

丁申、吴霜玉、顾艳红心乱如麻，竖在他们心坎上的圣像倒塌了，师傅的往日作为历历在目。他们最信任的大师兄，却投靠人家，把师傅也给卖了。

云刚不出声，他不是不想出声，他是出不了声。一腔怒火夹着悔恨、失望、痛苦，在他心中翻滚。

华山派居然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。

祖宗传下的基业就要在他手中毁于一旦！

“听见了么？小子，欺师灭祖还冠冕堂皇呢，他出卖师傅，出卖同门，理由可是充足得很。他出卖华山派，还要华山派的人感谢他，小子，瞧见了没有？道爷说这世上有人脸皮比狗皮厚，你小子硬是不信，这下无话可说了吧？”

一个公鸭嗓子忽地传遍全场，众人循声看去，只见一个穿件旧锦道袍的道爷，正坐在离练功场不远的大岩石上。

他旁边有个大头大眼的小子，正是侠义会中据说杀了华山弟子的方冕。

方冕嘻嘻笑道：“道爷，我就说狗皮没有他的脸皮厚……”

道爷小鼠眼一瞪：“胡说！”

方冕道：“狗见了主人来，还会摇尾巴呢，道爷，狗敢咬它的主了么？”

道爷晃荡着一双细腿，道：“不会。”

“对啊，狗不敢咬主子，这小子就敢，你说谁的皮厚啊？”

道爷一愣：“啊，倒也是，倒也是。”

施永浩、陶森一见这一老一少，心中舒了一口气，华山派今日有救了，钟吟说话算数。

施永浩大喝道：“许天华，你背叛师尊，出卖华山派，猪狗不如，还敢妖言惑众，华山弟子有投敌者，开除山门，一律诛杀！”

华山弟子一时皆醒，对许天华增加了鄙夷和仇恨。

丁申喃喃自语：“我该怎么办，上当受骗，许天华你这条毒蛇……”

吴霜玉赶忙劝道：“师兄，千万别气坏了身子，天华大师兄他也是情不得已……”

“怎么？你还为他说话？”

“听我说，申哥，我对你的心，你是知道的，天华大师兄所说也是实情，武功不如人家，何必白白送死？不如保存华山一脉，暂时低头，将来再图东山再起……”

“那么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跟大师兄，不会错的。”

“那好，你去吧。”

“申哥，你……”

“我算把你看透了。”

“申哥……”

“顾艳红，你呢？”

“我虽是女子，却不作叛师叛派的无耻之事，宁死也要跟着掌门！”

“好！好女子，走。”丁申一把拉着顾艳红的手向师傅走去。

散在四周的弟子，不愿投降的，也跟着丁申走去，分列在掌门两侧。

丁申抽出长剑，朝天一指：“我丁申生为华山派之人，死为华山派之魂，今日誓与叛师叛派、出卖同门的许天华一拼到底！”

众弟子全都高举长剑，齐口大呼：“生为华山派之人，死为华山派之鬼，誓与许天华一拼到底！”

声调悲壮，却是雄浑浩荡，显示华山弟子不惜一死血战妖邪的决心。

云刚如梦初醒，从地上一跃而起，抽出肩上长剑，恨声道：“云刚愧对祖师，今日誓与妖魔一战！”

施永浩、陶森一边一个，跃至云刚身旁，从此一刻起，华山派才团结一心，同仇敌忾。

站在这场中的二十多个弟子，愣愣地瞧着这悲壮的一幕。

吴霜玉孤零零站在一边，瞧瞧两边的同门，最后哇地一声哭出来，直奔师傅一边。

那二十多个弟子中，有十多人不约而同又冲到云刚面前跪下。

“弟子等一时糊涂，受了许天华的骗，乞望恩师恕罪，誓与敌人拼死一斗！”

云刚没出声，似在犹豫着。

那公鸭嗓又响起来了。

“我说混小子，这些人悬崖勒马，倒也不失为一个人，你说呢？”

“依我说呀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！浪子回头金不换呀！”

“呸！什么金不换，是宝石珍珠美玉都不换！什么金不金，银不银的，俗不可耐、俗不可耐！”

一言点醒云刚。

“道爷，许天华那小子马上只剩孤家寡人了，你信是不信？”

“道爷我会算命，华山派那些小子一时间昏了头，等这些浑小子清醒清醒，许天华就只剩自己了，剩下他一个，掌门也做不成了，当看门狗人家也不要了！”

“那就当野狗吧。”

“野狗也当不成，人家见了就打。”

“唉，只好当死狗了。”

“唔，算你小子聪明。”

云刚听懂了，明白了。

他沉痛地说道：“华山派有此内变，为师难辞其咎，以致内奸有隙可乘，尔等弟子，只要诚心悔悟者，为师决不计前嫌，只要不甘作别人鹰犬的，立时回头不晚。今日即使命丧当场，也不失为铁铮铮好汉一个，切莫做那被人耻笑，辱及父母的无耻叛逆！”

场中又没命般跑回来一些人，只剩下许天华、魏山、张青莲三人。

矮雷公观完了这场戏，气得七窍生烟：“好小子们，生路不走，走死路，今日斩尽杀绝，一个不留！”

少林广济大师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上官施主何以如此残暴，少林派少不得要介入这场比斗了。”

上官侯一声冷笑：“秃驴等不到少林灭派那天，要早日下地狱么？”

静因师太道：“无名岛横行一时，毁帮灭派，峨眉派断不能坐视，任尔倒行逆施！”

“无量寿佛！贫道来晚，幸会幸会！”

随着声音，一群清俗武当弟子从山侧岩石后转出来。

云刚躬身一揖：“清明道长，别来无恙！”

清明是武当掌门清虚道长的师弟，率武当八剑与几个俗家弟子赶来助战。

华山派与江湖避难人士一时精神大震。

“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一个个赶来送死！上官总管，开始动手吧！”一个高昂的声音说。

众人循声望去，是无名岛人中一个长相俊秀而双目中带着阴损之色的年青人，看来身份极高。

“是，少庄主。”

众人不禁动容，天下第一庄的少庄主亲临，今日之战，非同寻常了。

那破公鸭嗓偏偏又在此刻响起。

“你瞧，小子，那个家伙神气得很呢。”

“当然罗，少庄主嘛！”